

# 電影《岡仁波齊》熱映後 走進素人演員的幕後生活

岡仁波齊是什麼？—藏傳佛教四大神山之一，張楊導演的電影公映後，這個問題的答案豐富起來，它是一座神山、一部電影、一個信仰、一種精神。今年六月下旬，電影《岡仁波齊》在內地公映，收穫一億票房的同時，更是口碑爆棚，有一群人的命運也隨着電影起了或多或少的變化，他們，就是電影《岡仁波齊》中的素人演員們。 文、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



《岡仁波齊》的演員們現在經常受邀出席當地舉辦的許多活動。



電影《岡仁波齊》演員們的家鄉：普拉村。



電影《岡仁波齊》劇照。

正在香港舉行的「中國電影展」選影的電影《岡仁波齊》，應該算是一部半紀錄片形式的電影，講述了普拉村11名村民前往拉薩以及神山岡仁波齊朝聖的全過程，其中主演全部都是西藏昌都市芒康縣普拉村的藏族村民。電影在內地公映兩個月後，記者在他們的家鄉見到了他們。此時的他們，臉上依舊保持着平靜、樸實、純淨的笑，當然，電影的拍攝和上映，也給他們帶來了一些不同，不同的人，對生活也有了不同的期望。



江措旺堆和自己的「粉絲」在一起。

## 平靜的「明星」生活

電影中朝聖隊伍中的掌舵人尼瑪扎堆，也是此次前往岡仁波齊朝聖的發起人，他的父親在2014年春節前去世了，老人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夠去朝聖，卻最終未能如願。尼瑪扎堆決定帶著父親的心願踏上朝聖之路，同時他還帶上了擔心自己也沒法實現心願的72歲的叔叔楊培。

尼瑪扎堆在普拉村裡是一名木匠，在人群中十分顯眼，高挑的個子以及他一貫看起來嚴肅的表情，在他身上確實讓人感到康巴漢子的「氣場」。電影過後的日子，對他來說，多了許多外面來的「粉絲」，當然他並不明白「粉絲」是什麼意思，因為至今他仍聽不懂也不會說漢語，他只是知道，他到別的地方，很多不認識的人都會要和他合影，甚至有些人專門去他們的村子看他們，和他們合影。尼瑪扎堆從



扎扎和爸爸在雲南麗江旅遊。

來不拒絕「粉絲們」的合影要求，面對鏡頭依舊沉穩淡定，不苟言笑，有時他會拿出自己的手機，讓人們拍下他和「粉絲」的照片。

在普拉村裡，尼瑪扎堆現在依舊還是做木匠的活，他通過翻譯告訴我們，自己手藝還不錯，村裡很多活都會找他做。

## 長大的孩子

電影《岡仁波齊》裡，有兩個最主要的孩子，一個是還在母親腹中就隨隊伍踏上朝聖之路，並在途中出生的丁孜登達，電影中真實地記錄了寶寶出生的全過程，因此，丁孜登達恐怕也成為了電影史上年齡最小的演員，因為他的出生，朝聖隊伍的人數也增加到了12人。

現在丁孜登達已經是一名三歲的小男孩，母親次仁曲珍、父親色巴江措現在又為丁孜登達生了一個小妹妹。

次仁曲珍是懷着八個月身孕上路的，寶寶的出生是在離出發地160多公里以外的左貢縣。在徵得次仁曲珍和丈夫的同意下，電影鏡頭真實地記錄了孩子出生的全過程。新生命的誕生並沒有伴隨母親歇斯底里的叫喊，而只有母親的汗水、眼淚、掙扎，伴隨着嬰兒的第一聲啼哭，新生命的誕生如此神聖得令人感動。此後，丁孜登達在拖拉機上一路前行，而母親只在休息了九天之後，就回到了磕長頭的隊伍中，只有當孩子啼哭時，才回到車裡給孩

子餵奶。小小的嬰兒在車裡還遇到了一次車禍，幸好沒有受傷。但後來演員們說車禍只是電影設計的一個橋段，並沒有真正遇到危險。

另一名孩子是當年只有九歲的扎西措姆（扎扎），導演在當地學校裡找到了她。導演找到她家時，一家人正在困境中掙扎：兩年前，家裡蓋新房，在運送木料的途中出了車禍，造成兩死一傷，他們不僅賣掉汽車和犏牛，還欠下了20多萬元的債務。這次他們有了去岡仁波齊朝聖的機會。

隨大人們去朝聖，小小年紀的扎扎和其他人並沒有什麼不同。雖然第一次磕長頭，扎扎每天都渾身酸疼，觀眾們在電影裡看到的卻只有小女孩堅強度誠的眼神和身軀。

還在讀書的扎扎普通話講得不錯，也很喜歡與人交流，她記得電影上映時，劇組帶她去了廣州，「好多人圍着我拍照，問我想不想去廣州，可是我想回來家鄉，奶奶年紀大了，我要照顧她。」她還說：「電影裡都沒有化妝，現在看電影裡的自己都不好意思」，不過她卻堅定地認為，電影裡演的最好的是自己。

電影拍完之後，「明星夢」進入了小女孩的心裡，她說她現在的夢想就是當演員，再拍電影。

扎扎的父親朝聖回來之後，也走出了此前家庭的困境，他告訴我們，現在他們家重新進行了裝修，扎扎還多了個弟弟，他堅定支持孩子想當演員的夢想。現在，他時常會在微信朋友圈裡發一些父女倆外出的照片。

## 朝聖歸來不再殺生

電影裡每每宰完牛就喝醉的屠夫的原型，是江措旺堆，真實生活中的他並不是專業的屠夫，他告訴我們，由於天生腳就

有些殘疾，在村子裡他會接送村裡的孩子們上學放學，而殺牛，只是在自己家有需要時候他才會這麼做。儘管如此，他內心還是充滿了罪惡感，電影的拍攝給了他去朝聖贖罪的機會。於是，他克服先天的腳部殘疾和高血壓，義無反顧地加入了磕長頭的隊伍，並且堅持完成了心願。

「回來之後，你的生活有改變嗎？」記者問他。

「回來之後我再也不殺生了。」江措旺堆用藏語回答，比起電影裡出發前充滿愧疚的眼神，江措旺堆此時的眼神充滿對生靈的敬畏。

電影的上映，在內地掀起了一陣熱潮，演員們卻在這股熱潮的背後繼續着他們的生活：年邁的楊培完成了自己的心願，仍然在家鄉的山上放羊；達瓦扎西又離開村莊，外出打工去了；扎西措姆和丁孜登達迎來了弟弟妹妹；調皮的斯朗卓嘎還是不會說漢話，笑起來還是那麼純潔美麗……



演員之一，調皮的斯朗卓嘎笑起來是那麼純潔美麗。

## 演不出的朝聖之心

電影《岡仁波齊》拍攝歷經了一年時間，行程超過2,500多公里，劇組此次非常的幸運，只在普拉村就找齊了預設的角色：一個70、80歲的老人、一個孕婦、一個屠夫、一個7、8歲的孩子和他的父母、一個16、17歲青春期的孩子、一個50來歲的中年人，成熟穩健的隊伍掌舵者。而於這些村民來說，他們的幸運在於有了前往心目中的神山朝聖的機會。不過也正因為如此，影片在上映後，也有觀眾對於11人此行究竟是真正的朝聖？還是演出來的電影情節？產生了興趣和討論。且看演員們是怎麼說。

尼瑪扎堆說，一開始的時候，面對鏡頭大家都有些害羞和尷尬，有些地方還來回重拍過幾次。後來慢慢就好了，因為心裡想着去朝聖，而朝聖的心是演不出來的。

扎扎不喜歡看電影裡的自己，她覺得太醜了，同時也坦言，一路上很辛苦。但是我們回看電影裡扎扎的表現，一次一次的俯身、磕長頭眼神都是那麼堅定。

由於先天殘疾和生病，江措旺堆家庭情況並不好，所以對於此次能前往岡仁波齊朝聖，他內心充滿了感激，朝聖歸來不再殺生便是他對信仰的敬重。

當然，電影裡也有設計出來的情節：電影中，尼瑪扎堆的叔叔楊培在朝聖途中去世，並且進行了天葬，就是設計出來的。現實中，楊培朝聖回來後，依舊過着和原先一樣的生活。

於創作和劇組而言，《岡仁波齊》取得了票房的成功和良好的口碑；於這些演員而言，他們完成了前往神山朝聖的夙願，儘管他們中甚至有人至今還沒有看過完整的電影，但正如尼瑪扎堆所講：「這本來就是我們的朝聖之路，朝聖之心是演不出來的。」也正如那句貫穿電影始終的話「我們唸經吧」。

# 龍泉青瓷跨越二十年 陶藝家黃美莉述承傳

龍泉青瓷的名字，對港人來說難免陌生，但對陶藝家黃美莉來說，那渾樸的造型和雅致的內韻令她傾慕不已，為了親炙龍泉青瓷的風采，她早在1996年前便毅然踏上了尋藝的旅程。樂在其中20年，如今，她選在香港視覺藝術中心展覽廳開青瓷個展，望藉着展覽和「龍泉窯談古論今」的公眾講座，使陶友和港人更了解浙江龍泉青瓷的面貌和發展，展覽由即日起至15日。

龍泉青瓷自宋代以來，就以薄胎厚釉，質如玉，明如鏡，聲如磬，享負盛名。此次展覽名為「承傳——龍泉跨越二十年」，展出黃美莉青瓷作品60逾組，「哥窯」、「弟窯」、「粉青」、「梅子青」、「紫口」、「鐵足」、「開片」、「冰裂」等不再只是典籍上的名詞，而是成為她創作作品的一部分，呈現在觀眾眼前。

## 龍泉探索青瓷藝術

早在20年前，一向受西方陶藝教育的黃美莉機緣巧合下偶遇青瓷，毅然踏上尋藝的旅程。當年的龍泉交通不便，但舟車勞頓也無減她的興致，每一去就逗留數星期。從探訪當地學院教授，參觀古窯場，搜集古瓷殘片，研究古代龍泉青瓷的形制、釉藥，到向當地製瓷工匠學習各類型的傳統技術，她孜孜不倦，也為當地陶工引進西方陶藝技巧，希望在傳統基礎上帶來突破。20年

間，她追慕千峰翠色依舊，承傳的心志也一如既往。她運用當地的瓷土、技巧、釉藥以及燒成方法，製作了大大小小的傳統實用性器皿，也塑造出一系列現代藝術性創新作品。

據她介紹，龍泉青瓷鼎盛於南宋，清代曾衰落，上世紀60年代再次興起，「雖然龍泉以青瓷和寶劍聞名，但當年龍泉山區地方閉塞、交通不便，作為非遺的龍泉青瓷傳統燒製技藝多是家人和師徒相傳，傳承過程相對排外。而近年在政府的支持下，龍泉青瓷除了傳統的拜師學藝之外，還開辦了青瓷專業學校普及知識。當然，幾年的學校學習遠遠不夠，龍泉青瓷還是要學一世的。」她表示，因為青瓷「質如玉，明如鏡」的美好外形，年輕人的花樽、茶具等作品因價錢相宜而在市場上廣受歡迎，良好的經濟效益吸引了更多的當地年輕人加入，成為一個良性的循環。

## 冀望香港有更多陶藝空間

黃美莉先後習陶於英國、台灣、日本及澳洲等地，1984年創辦陶土坊陶藝教室，積極推動香港陶藝教育，曾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部、香港教育學院持續專業教育導師、香港藝術館及香港基督教青年會陶藝導師。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選香港當代藝術雙年展，也曾舉辦多次個展及參與數十次國內外



《群》，哥弟混泥，青釉水，30x10x20cm



《哥窯開片》，粉青，23x10x20cm



《金魚塘》，粉青，39x39x13cm

聯展，作品為香港藝術館、香港文化博物館、澳門藝術博物館、中國文化部、中央美院、中國美院、中國歷史博物館、中國藝術研究院等收藏。她現為香港陶瓷研藝協會

創會及現任會長，並為香港當代陶藝協會、香港美術家協會、香港美術教育協會、香港美術家合作社及藝研美術學會會員。她熱愛中國傳統藝術，書法繪畫均有涉

獵，每年去各地旅行及參觀博物館的出土文物，是她找尋創作靈感的途徑。她開辦陶藝教室多年，眼見學生們來來去去，直言香港目前的環境並不適合年輕人做陶藝，無論是工作室還是展覽場地租金費用，都是全職陶藝家難以長期負擔的數字。「在香港做陶藝無以維生，之前我還有幾名學生做全職陶藝，見到他們捱得辛苦，現在我已經不鼓勵了。香港政府對陶藝反應較冷淡，我也只參加過十幾年前香港市政局舉辦的團體陶藝展，多數還是我們的協會自己辦聯展。」另一方面，因為陶藝展多需要展覽的配合，開辦課程也需要專業的場地和設備，所以可供選擇的地點越來越少，她冀望香港有更多陶藝空間。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